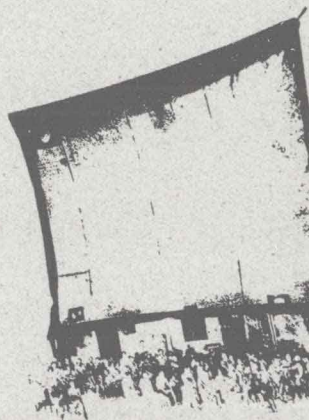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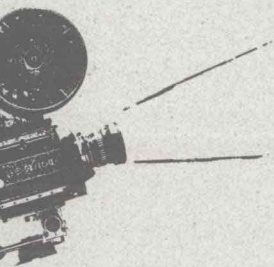


毛·作家群
尖

大夏



永远和三秒半

毛尖 / 著

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上海 中国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y o n g

毛·作家群
尖



y u a n

h e

s a n

永远和三秒半

m i a o

毛尖 / 著

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远和三秒半/毛尖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2. 7

(校友作家群系列)

ISBN 978-7-5617-9685-6

I. ①永… II. ①毛… III. ①电影评论—文集

IV. ①J90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43556 号

大夏作家群·毛尖

(华东师大作家群)

永远和三秒半

——毛尖精选集

著 者 毛 尖

责任编辑 阮光页

责任校对 王丽平

装帧设计 储 平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苏州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 32 开

印 张 10.25

字 数 233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

印 数 1—5100
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9685-6/I·918

定 价 35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作家孙甘露兄说过，为毛尖作序是自取其辱。我正在做这件自取其辱的事，没办法，谁叫我给她上过课呢。

话得从头说起。毛尖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时，导师是王晓明兄，我只给她上过一学期现代文学史科学课而已。时光飞逝，那已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，具体情景早已不复记忆。印象中她并不是特别出众，好像还很调皮。她本科学的是英文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

毛尖毕业后留校任教。不久，就去了香港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师从陈国球兄。接着又跑去旁听李欧梵教授的课，这一听非同小可，催生了李著《上海摩登》的中译本。转益多师，取法乎上的道理，她懂，而中文、英文也都派上了用场，初露锋芒，所谓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。

士别三日，真的该刮目相看。等到我在深圳与她见面，在太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与她见面，我发现她好像换了一个人，已自成一番新气象了。而且，她学问越做越大，语速也越来越快。她拿到博士学位后，重返母校，这有点出我意外，我原以为她要远走高飞了。直到去年华东师大校庆六十周年，她应邀上台发言，语出惊人，“生为华东师大人，死为华东师大鬼”，我的疑团才完全解开。

毛尖当然能耍术语，秀理论，从马克思到本雅明，即使不头

头是道，至少也是独有会心，但她好像志不在学院式的论文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她写起了专栏，长长短短的专栏，从内地一路写到香港，写到台北，两岸三地通吃不说，还远达新加坡。这是要有能耐的，不是一般的能耐，是大能耐，也不知她从哪里修炼成这样的大能耐。她原先弄文学，后来又弄电影，都有声有色，不同凡响。她是当年《万象》的重要台柱，她的电影笔记《非常罪，非常美》一经问世，就洛阳纸贵。她的文字不同于一般的专业影评家，或许，可以换一种说法，毛尖写得太好了。

对毛尖的文字，大家都说精彩，都说犀利泼辣，不可名状，但包括我在内，恐怕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有一次与华东师大另一“尖”——倪文尖兄谈起，他说要写篇文章好好分析一下“毛尖现象”，结果至今未见他写出，可见讨论毛尖文字之不易。毛尖虽然富于正义感、同情心，但冰雪聪明，不论写人还是写事，总是东一搭西一搭，有正经没正经，从古到今，从雅到俗，有时不动声色，有时又义愤填膺，经常是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把人写活了，把事说绝了，把读者搞得晕头转向之后还啧啧称奇。

说毛尖是文体家，可能还为时过早，但说她开了一个风气，大概不会有太大的争议。不过，读毛尖的文字，千万要小心，她妙笔生花，往往玩纪实混杂虚构玩到了家。比如承她看得起，笔下多次写到我，有实有虚，虚虚实实，你如不信，无疑不对，但你如全信，也就真的上了她的当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这才是毛尖，这才是毛尖的文学创作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哪。

文章高手董桥先生对毛尖不吝赞词，认为当今文章写得机灵的已经越来越少，但毛尖是机灵的，灵光的，他“读毛尖文章于是惊叹，于是拍案，于是折服”。另一位被毛尖尊为“半仙刘公”的刘绍铭教授，每说到毛尖，也总是 Dr. Mao 长，Dr. Mao 短，十分欣赏。刘先生不轻易赞许人，但他却认为毛尖有“独门武

功”。看电影无数的郑树森教授也是毛尖香港科大的老师，他说，“毛尖笔下不时令人眼前一亮的比喻，加上皮里阳秋的机锋，每回都不禁忆起当年最爱看的 Pauline Kael（宝琳·凯尔）”，并希望毛尖继续“迷失在电影中”。毛尖真是太厉害了，不服不行。

最近毛尖接受采访，表示香港专栏作家往往写专栏写了一辈子，她只不过写了十多年而已，言下之意，她也要把专栏进行到底，要继续专栏语不惊人惊艳不罢休了。毛尖这部精选集《永远和三秒半》就是她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的证明。

跟毛尖太熟了，越熟这序就越不好写，硬着头皮，东拉西扯，胡诌一通，只能请毛尖和读者诸君多多原谅则个。

陈子善

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

序 陈子善 _VII

第一辑 从童年到大学

普普通通的愿望 _3

恐怖片！对于小学二三年级的我们，它就像色情召唤二三十岁的兄长。我们心急如焚地在家找钱，一分两分都好，只要凑够一毛钱，就能买一张儿童票，而且，只要买到一张儿童票，我们就有本事把两三个人轮流弄进电影院。

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_13

本科我读的外语系，男女生比例大约是一比五，而当时的中文系，男女比例还不像现在这样失调，我们到文史楼上课，看人家教室阴阳得当，就有些嫉妒。后来我立志考中文系研究生，同屋嘲笑我是养生去的。

共同记忆：六十年中国银幕 _21

那些年，我们总是早早地赶到电影院，灯还没熄，已经魂不守舍。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天安门在银幕上放金光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工农兵在银幕上放金光，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工农兵放完金光，接着银幕上一片黑色，黑色街道的尽头走来一个黑西装男人，同时响起特务的声音：“就是他，抓活的。”

第二辑 欧美电影与文学

瑞芬舒丹：非常罪非常美 _33

瑞芬舒丹在回忆录里说：“人们无休无止地问我是不是和希特勒有罗曼史，

是不是希特勒的女友。每次，我都笑笑告诉他们，那是谣言，我不过为他制作了纪录片。”

鲍嘉：永远和三秒半 __43

经常有朋友问我最喜欢的男演员是谁，我想说，我最喜欢的其实是一个美国演员，但是，亨弗莱·鲍嘉的名字不是可以随便说出口的。

钱德勒：来到好莱坞 __54

作家钱德勒来到好莱坞，他踢开传统的侦探小说套路，为好莱坞缔造了激动人心的“黑色电影”。钱德勒因此也成了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编剧。

希区柯克：比胖还胖 __64

在希区柯克的所有电影里，他一直在恐吓他的主人公和观众，他半真半假地说他自己小时候受了这个世界的很多惊吓，现在轮到他来恐吓世界了。

伯格曼与乌曼：看看我，了解我，原谅我 __71

丽芙·乌曼：我们一起在岛上生活了五年。逐渐的，我发现他任性又自负，他也容易害怕。他年纪大了，他的头发稀疏了，不过，所有这些都不能减弱我对他的尊敬。我知道这就是爱情。

梅塞德斯：别说我从没给过你花 __81

肖像艺术家普勒自己相当传统，但却极其崇拜妻子的大胆。夫妻俩赴欧洲度蜜月，一路上不停有女演员女作家女艺术家把他从梅塞德斯的床上赶走，他也都忍受。他一直以为这些美丽的名流不过是和他的妻子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，他不知道，战后的欧美世界，先锋圈里的人早就把同性恋视为时尚。

你的心已经干涸在你的写作中 __92

当年，中学班主任领着我们参观天一阁，说到这个故事，几乎是痛心疾首地对着不爱读书的几个男生说：你们好好想想，人家小姑娘为了读书，命都不要，你们呢，只知道不要命地玩！

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 __102

和曼斯菲尔德在一起，和英国乡村在一起，和英国在一起，奥斯丁对英国的传销，真正做到了：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

重复，坚持重复 __110

不过做“时间胶囊”这种事情，说到底，还是一个坚持的问题。像我这种，连把垃圾每天投入垃圾站都觉得辛苦，“时间胶囊”计划，想想美妙，临阵到底怯场。

和凡奈莎在一起 __116

弗吉尼亚从来不会放弃再一步步地进军姐姐的生活。她后来不断地和姐姐的丈夫、情人发生关系，某种意义上说，正是她童年时代的心愿：和凡奈莎在一起！

快乐、放荡、鲜艳、同性恋的邓肯 __123

在描述邓肯的作品时，几乎所有的艺术评论家都会用到一个词：Gay。按照Gay的字典说法，是“快乐的，放荡的，鲜艳的，同性恋的”，人如此，画如此。

没有人能和你相比 __130

弗吉尼亚最终的遗书感人至深：“最亲爱的，我想告诉你你给了我彻底的快乐，没有人能和你相比。……”

十问：关于罗杰·弗莱 __138

那次画展的结果是，弗莱成了英国年轻画家的辩护人，《泰晤士报》把他当画坛领袖，上流社会的女性，包括总理夫人，也对他侧耳倾听。

第三辑 上海—香港及其他

所有能发生的关系 __149

老实说，《小团圆》在今天的出版，讨论遗嘱或背叛，讨论小说艺术或价值都意思不大，这本小说，最大的创新就在于它有力地发展出了和人民群众的关系。

人民不怕贪官 __155

中国普罗已经能够接受贪官存在人民阵营中，小说电影还能正面表现贪官和人民群众相爱，这个，早个二三十年，是绝无可能的。是我们的阶级阵营消失了，是我们的人民已经绝望地认同坏现实了，还是人民群众已经强大到可以消化贪官了？

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走 __162

施蛰存：新感觉派的守夜人/王元化：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走/黄佐临：这小窝头是什么做的/张中行：地下室里的张中行/魏绍昌：魏先生

二十世纪感情备忘录 __171

黄裳：老头儿开会/刘绍铭：半仙刘公/李欧梵：花样年华/陆谷孙：偷陆先生的/董桥：或者一个城市的初恋/郑树森：纵目传声/陈子善：子善老师/阿城：说起阿城/朱天文：我们“没志气”/张大春：让一步/孙甘露：WHO IS SHE/陆灏：东写西读/吴晓东：二十世纪感情备忘录

上海，1930 __196

这里写的，都是发生在一九三〇年的一些说大也小，说小也大的事情。它们镶嵌在历史大叙事的缝隙里，却构成了岁月的另外心跳。

它到底是我们的 __204

尽管北京的朋友每次要疾严厉地指责我们被花花上海蒙了心，我们却把心一横，决意和恶之花共生死了。因为，它到底是我们的。

四季故事 __209

春天发暄/夏天雷雨/秋日正午/冬日爱情

上海没有过去时 __215

上海没有过去时/上海1980/上海保姆/上海故事/上海闲话/上海小资/上海人的铜钿观

香港时态——也谈《胭脂扣》 __224

《胭脂扣》的文化逻辑是：“现在”是一文不名的，但是“过去”必须要到了“现在”，才能显出价值。也正是在这种文化逻辑里，过去和现在才能达成协议。

香港制造 __235

如果你去了香港，却没上茶餐厅，没食鱼蛋，没吃蛋挞，你就太不酷了。因为，鱼蛋、蛋挞和茶餐厅都已经入了流，是资产阶级隐秘魅力的一部分了。

香港电影 __241

张国荣/吴宇森/王家卫/许鞍华/周星驰

第四辑 导演三论

《女篮5号》的房间：谢晋的美学 __259

“女篮5号”的房间让夏衍看到上海电影的美学危险，但共和国的电影实践在理解夏衍的“现实主义”时，却往往忽视了影像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差别。而在反转这种现实主义的阶段，就回到了最粉色的上海电影传统，只有兰花，没有革命。

例外：论小津安二郎 __273

中产阶级几乎成了帝国的最后象征，没有金钱问题只有吃饭喝酒的场面于是全面取代战前的烦恼，成了小津战后电影的全部题材，所以对小津的批评光就内容来说，绝对成立；但是，批评无法解释小津的无限动人，无法解释我们在看小津电影中普遍感受到的温暖。

《大路》变窄：费里尼和新现实 __298

在名著《电影是什么》中，安德烈·巴赞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“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”，认为，“今天对电影的理解最为深刻的国家恐怕就是意大利。”在意大利新现实电影风生云起的过程中，费里尼的《大路》，几乎是意大利电影里程碑时代的一道分水岭。

后记 __314

第一辑

从童年到大学

普普通通的愿望

没有人看见草生长

共同记忆：六十年中国银幕

录像厅

从宝记巷穿到槐树路，跑过解放桥，过体育馆过中山公园，就到了。这条路，我们平时上学走半小时，但偷跑出去看录像只要十分钟。我们那么奋力地跑，有一次，表弟的鞋子跑掉了，我们回去捡，又跑了几十米。

录像厅在宁波的出现，大概也是我人格分裂的开始。我一边在老师家长眼皮底下做品学兼优的好孩子，一边跟着表弟出入父母严禁的黑色场所开始江湖生涯。他在院子里练金刚掌，我就一旁帮他回忆录像厅里看来的那些武功招式。练不到行云流水，我们就又跑，跑到录像厅去看武侠片。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，老师家长开始看到武侠片的危害，但是敌人反对的，必然是我们拥护的。

有一回，也是去看武侠片的，可电影开场，我们就觉得有些不对。当时，全国人民还不会使用“淫荡”这样的词，反正，片头传出的那些“格格”笑声，从来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听到过，混合着银幕下面的兴奋口哨声，我们预感到有一些大事要发生。那年，我十四岁，表弟十三岁，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女人身体。

放映结束，电灯噼里啪啦打开，一个小青工扫了我们一眼，说“两个小人也来看录像”，顿时让我羞愤不已。回家路上，我们第一次没跑，仿佛脚步有些虚，又仿佛这个城市是恍惚的，表弟甚至没叫我小姐姐，他叫了我的名字。那名字听上去也是陌生的，好像我们的童年，随着他这一决定性的称呼，结束了。

现在，我看过的影片也有成千上万部了，但很奇怪，一直没有重新看到那个夏日午后在浑浊的录像厅看过的片子。以今天的眼光看，那就是部言情剧，只是，女主角一上场，就披了浴衣出来，然后这浴衣随着一个英俊男人推门而入，滑了下来。我们看到了她的背，她的屁股，录像厅一下子安静下来，没有了口哨声，没有一声咳嗽，没有一个人嗑瓜子。当时的场面，也就从前看《欢腾的小凉河》可以比拟。

那年在上海，爷爷带我去南京路石门路口的新华电影院，看新片《欢腾的小凉河》。字幕刚放完，影片开始才两三分钟，突然中断了，大家都以为是通常的“跑片未到”，一边嗑瓜子一边等。间隔了足足十分钟，突然响起了男低音，“中共中央……沉痛宣告”，那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，毛主席没了，全场死寂。讣告宣读结束，电影院宣布电影票继续有效，放映时间另行通知。我嘀咕一句，“真倒霉”，立刻被爷爷低沉而严厉地打断，“不许乱说！”再后来“四人帮”倒台，“小凉河”不许再欢腾，那张电影票永远无效了。

所以，在我的少年时代，电影院承担革命和爱的教育，录像厅促成暴力和性的认识。而我们这一代人，在内心还一片无邪的时候，被周遭蓬勃发育的世界弄得心驰目眩，又晚熟又早熟地跨入了世界。有一次是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吧，其中一个镜头，袁霞看到孙道临受尽折磨，热泪盈眶地把脸贴上去，看完以后，叔叔阿姨就在我家议论起这组高难度的镜头，“这怎么演啊？”最后

他们的结论是，这是假镜头，其实两个人的脸离得很远，是导演把镜头剪接到一起的，否则，演员自己的爱人看到了，还不打架！

我们几个孩子在里屋听大人在外屋煞有介事，蒙住嘴乐坏了。天哪，他们怎么这么愚蠢，一男一女亲亲脸有什么，录像厅里都有光身子了！所以，当年看《大众电影》，我们很喜欢读群众来信，瞧瞧这帮傻老帽都说些啥啊，“看不懂有些电影镜头，为什么一男一女，灯一黑，回头家里就多了个孩子？”真希望去《大众电影》当个编辑呀，每天收到一百封一千封群众来信！

很多年以后，我研究生实习，真的做了一段时间群众来信的编辑，不过不是在《大众电影》，是在《故事会》。那时《大众电影》开始慢慢退出市场，八百万的发行量就像我们的青春荷尔蒙一样，慢慢退潮。慢慢地，我们也开始疑心，当年父母那么热烈地议论袁霞和孙道临，也不过是一种娱乐吧，就像我们小时候，在《林海雪原》里看到“奶头山”，一个晚上兴奋地叫“奶头山！奶头山！”

而有一次，当我们真的在录像厅里遭遇“奶头山”，却是另一番感受了。

那次看的片子应该是楚原的《爱奴》，但二十多年前，还没有“同性恋”这样的概念，所以春姨亲吻爱奴，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，两个美丽的女人互相爱慕，这没什么。不过，片子看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录像厅的日光灯亮了，我们惊愕地回头，看到一个年轻女人手抱婴儿，热气腾腾地站在最后一排。她很快地扫了一眼观众，然后把婴儿塞在跟过来的看门人手中，噼里啪啦冲到前排，一把拎住一个瘦刮刮的男人，也不说话，劈头盖脸就打那男人。那男人开始就抱着个头任她打，但后来突然发狠了，随着一声“操你妈”一把扯下了女人的衣服，女人内衣露了出来，全体观众能看到她的胸非常丰满，而且，因为哺乳期，显得赤裸。

女人哇的一下哭起来，而就在那一刻，就像上帝的意思，录像厅的灯被关掉了。黑暗中，大家突然有了羞耻感，那男人也拉着女人抱上孩子走了，银幕上，两个原来互相爱慕的女人已经打了起来。我突然觉得录像厅是个悲伤的地方，再看看周围的人，一点都不像电影院的人那样充满朝气充满正义感。这里的人平均年龄要比电影院小，但却多少染着点蔫尔吧唧的气息，或者说，那就是颓废。没错，颓废，从电影院出来，就算是资产阶级感情，我们也用无产阶级热情同化它。

杜丘眼看就要落网了，但骑着马的真由美出现了。

“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要救我？”

“我喜欢你。”

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场景最喜欢的台词，我们一遍遍说“我喜欢你”，内心万里晴空，没有一点小资气息。但从录像厅出来就有些不一样，而且我们从来不用打扮了去录像厅，那里脏兮兮的，好像天然放映生理电影。所以，从那里出来，就像手淫后的人，希望马上离开现场，让自己消失在人群中。

等我上了高中，就不再去录像厅了。当然，最主要的是，我和表弟一起升入高中的那年，他却死了，他去游泳，没有回来。不过，我想，在我们这一代的青春中，都有这样一个录像厅吧，它收藏我们狼奔豕突的精力，然后，我们长大，不用内疚地就抛弃它。

电视机

录像厅的衰落，我想跟电视机的普及也有些关系。刚开始是一个弄堂一台电视机，夏天还没到，已经放在弄堂口。我们都自愿去捧那个天线，尤其是在直播中国女排三连冠的那段日子里，